

道德真經集解

經名：道德真經集解。金趙秉文集解。四卷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洞神部玉訣類。參校本：無求備齋影印清成豐四年錢培名刊小萬卷樓叢書本（簡稱小萬本）。

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一

趙學士集解

道可道章第一

道可道，非常道，

莫非道也，而可道者不可常。今夫仁義禮智，此道之可道者。不可道，仁不可以為義，禮不可以為智。可道則不可常^{#1}，不可道則能常。然後在仁為仁，在義為義，在禮為禮，在智為智。可道不常而道不變，不可道之能常如此。

名可名，非常名。

道不可道，而況可得而名之乎。凡名皆其可道者也。名既立，則方圓曲直之不同，不可常矣。嚴遵君平曰：有名非道也，無名非道也；有為非道也，無為非道也。無名而無所不名，無為而無所不為。

無名，天地之始；有名，萬物之母。常無，欲以觀其妙；常有，欲以觀其徼。

自其無名，形而為天地，天地位而名始立。播而為萬物，萬物道而名不勝用，所以無名者道之體，而有名者道之用也。聖人體道以為天下用，入於眾有而常無，將以觀其妙也，體其至無而常有，將以觀其徼也。若夫行於其徼而不知其妙，粗而不神矣；流於其妙而不知其徼，精而不通矣。司馬君實曰：名天地之始曰無，名萬物之母曰有。王秀曰：有無同體，始母之言亦筌蹄也。王弼以為有欲以觀其徼，苟為有欲矣，則將沉溺轉徙於□□物，又何徼之能觀乎。未有天地，孰得而名之哉。無名，天地之始；有名，然後萬物生焉，故有名萬物之母。莊子云：老氏建以常無有，不立一物，茲謂常無；不廢一物^{#2}，茲謂常有。常無在理，其上不皦，天下之至精也，故觀其妙。常有在事，其下不昧，天下之至變也，故觀其徼。弃有則著空，徇末則忘本，是以大智並觀焉。

此兩者，同出而異名，同謂之玄。

以形而言，有無則信兩矣。安知無運而為有，有復而為無，未嘗不一哉。其名雖異，其本則一，知本之一也，則玄矣。凡遠而無所至極者，其色必玄，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。太平光師曰：有對則名。

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。

玄玄則極矣，然猶有知玄之心在焉。玄之又玄則盡矣，不可以有加矣，眾妙之門所從出也。光曰：忘玄之玄，則曰玄玄。趙秉文曰：此章明重玄之極致

，非但可道非道，不可道亦非道。莊子云：語默皆不足以盡道，非但道常無名，有名無名亦不足以盡道。無名者，道之似也。常無者，佛氏所謂真空也；常有者，佛氏所謂妙有也。有無皆不足以盡道，故又寄之重玄。政和曰：玄者天之色，色之所色者彰矣，而色色者未嘗顯。玄之又玄，所謂色色者也。玄妙之理，萬物俱有。天之所以運，地之所以處，人之所以靈，百物之所以昌，皆妙也，而皆出於玄，故曰眾妙之門。

天下皆知章第二

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已，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已。故有無之相生，難易之相成，長短之相形，高下之相傾，音聲之相和，前後之相隨。

天下以形名而言美惡，其所謂美且善者，豈信美且善哉。彼不知有無、難易、長短、高下、音聲、前後之相奪，皆非其正也。方且自以為長，而有長於我者臨之，斯則短矣。方且自以為前，而有前於我者先之，斯則後矣。苟從其所美而信之，則失之遠矣。肇曰：有無相生，其猶高必有下，然則有無雖殊，俱未免於有也。此乃言象之所以形，故借出有無之表者以祛之。光曰：此六對者，物之所以不齊，唯喪偶者能同之。政和曰：道無異相，孰為美否；性本一致，孰為善否。有美也，惡為之對，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已。有善也，不善為之對，故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已。太易未判，萬象同體，兩儀既生，物物為對。此六對者，群變所交，百慮所生，殊塗所起，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。

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。

當事而為，無為之之心者；當教而言，無言之之意者。夫是以出於長短之度，離於先後之數，非美非惡，非善非不善，而天下何足以知之。呂惠卿曰：聖人終日為而未嘗為，終日言而未嘗言。

萬物作而不辭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功成不居。

萬物為我作，而我無所辭。我生之為之而未嘗有，未嘗恃。至於功成，亦未嘗以自居也。此則無為不言之教，其為美且善也，豈復有惡與不善繼之哉。

夫唯不居，是以不去。

聖人居於貧賤，無貧賤之憂；居於富貴，無富貴之累，此所謂不居也。我且不居，彼尚何從而去哉，此則居之至也。政和曰：萬物並作，隨感而應，無所辭也。自形自化，自生自色，孰有之哉？趙曰：有對待無為，有真無為；有對待無言，有真無言。有為無為，有言無言，對待也，與有無高下何異。若夫真無為、無言，喪偶絕待者也。

不尚賢章第三

不尚賢，使民不爭；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為盜；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。

是以聖人之治，虛其心，實其腹，弱其志，強其骨。

尚賢，則民恥於不若而至於爭；貴難得之貨，則民病於無有而至於盜；見可欲，則民患於不得而至於亂。雖然天下知三者之為患，為欲舉而廢之，則惑矣。聖人則不然，未嘗不用賢也，獨不尚賢耳；未嘗棄難得之貨也，獨不貴之耳；未嘗去可欲也，獨不見之耳。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，難得之貨、可欲之事畢

效於前，而盜賊禍亂不起，是不亦虛其心而不害腹之實，弱其志而不害骨之強也哉。今將舉賢而尚之，寶貨而貴之，銜可欲而示之，則是心與腹皆實也。若舉而廢之，是志與骨皆弱也。心與腹皆實，則民無不爭；志與骨皆弱，則事無以立矣。趙曰：虛心實腹，則上不尚不貴不見，使民無知無欲是也。或云虛心養道，雖於義無害，非此章本指。

常使民無知無欲，使夫知者不敢為也。

聖人之治，務使民得其性命而已。多知以殘性命之分，多欲以傷性命之情。名曰治之#3，亂孰甚焉。故常使民無知無欲，不以妄者銜之，則民不知所慕，淡乎其無所欲，雖有知者無所用巧矣。趙曰：知無所慕，不敢為也。政和曰：辯者不敢騁其善，勇者不敢奮其伎，能者不敢矜其材，智者不敢施其察，此所謂使夫知者不敢為也。

為無為，則無不治矣。

即用三者之自然，而不尚不貴不見，所謂為無為也。政和曰：聖人之治，豈棄人絕物，而想然自立於無事之地哉，為出於無為而已。物有作也，順之以觀其復；物有生也，因之以致其成，豈有不治者哉。

道冲章第四

道冲而用之，或似不盈，淵兮似萬物之宗。

夫道冲然至無耳，然以之適眾有，雖天地之大，山河之廣，無所不遍，以其無形，故似不盈者。淵兮深渺，吾知其為萬物宗也，而不敢正言之，故曰似萬物之宗。

挫其銳，解其忿，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湛兮似或存。

人莫不有道也，而聖人能全之。挫其銳，恐其流於妄也；解其忿，恐其與物構也。不流於妄，不構於物，外患已去而光生焉，又從而和之，恐其與物異也。光至潔也，塵至雜也，雖塵無所不同，恐其棄萬物也。如是而後全，則湛然其常存。雖存而人莫之識，故曰似或存耳。開元曰：道無不在，在光在塵，皆與為一。一光塵耳，而妙本非光塵也。王弼曰：存而不有，沒而不無，有無莫測，故曰似存。政和曰：銳則傷，紛則雜。挫其銳則不爭，解其紛則不亂。和其光，莊子所謂光矣而不耀也。同其塵，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也。

泰定之中，天光自照，惛然若忘而存。

吾不知誰子，象帝之先。

道雖常存，終莫得而名，然亦不可謂無也，故曰此豈帝之先耶。帝先矣而又先於帝，則莫或先之者矣。趙曰：此章首尾言道，挫銳解紛，和光同塵，下知者不言章言人，體道者絕待玄同，亦非與俗雷同也。

天地不仁章第五

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；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為芻狗。

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，故萬物之自生自死，死非吾虐之，生非吾仁之也。譬如結芻為狗，設之於祭祀，盡飾以奉之，夫豈愛之，時適然也。既事而棄之，行者踐之，夫豈惡之，亦時適然也。聖人之於民亦然，特無以害之，則民全其性。死生得喪，吾無與焉，雖未嘗仁之，而仁亦大矣。政和曰：恩生於害，害生於恩，以仁為恩，害則隨至。天地之於萬物，聖人之於百姓，輔其自然，無愛利之心焉，仁無得而名。為芻為狗，祭祀所用，適則用之，過則棄之，彼萬物之自生，百姓之自治，曾何容心焉。

天地之間，其猶橐籥乎？虛而不屈，動而愈出。

物之而有橐籥也，方其一動，氣之所及，無不靡也。不知者以為機巧極矣，然橐籥則何為哉。蓋亦虛而不屈，是以動而愈出耳。天地之間其所以生殺萬物，彫刻眾形者，亦若是而已矣。政和曰：橐籥虛而能受，受而能應，故應而不窮。有實其中，則觸處皆礙。

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。

見其動而愈出，不知其為虛中之報也，故告之以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之不窮也。陸曰：萬物資天地而生，天地無取於萬物也；百姓仰聖人而治，聖人無假於百姓也，猶芻狗因神明而成，神明無用於芻狗也。夫唯無用則無私，無私則無恩，是以天地無恩而大恩生，聖人不仁而大仁成。故百姓不辭德於聖人，萬物不謝生於天地。何以知其然哉？吾觀天地之間，猶橐籥之無心也。橐籥無心，故其聲不屈，其氣愈出；天地無心，故生成而不息；聖人無心，故為治而不至於多言。多言而無實，則動數窮矣，未若無為無言乃守中之術也。

谷神不死章第六

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谷

至虛而猶有形，谷神則虛而無形也。虛而無形，尚無有生，安有死耶。謂之谷神，言其德也；謂之玄牝，言功也。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，官見其生之，而不見其所以生也。孫思邈曰：谷神虛而靈者也。政和曰：有形則有盛衰，有數則有成壞。形數具而生死分，物之理也。谷應群動而常虛，神妙萬物而常寂，真常之中，與道為一。不麗於形，不墮於數，生生而不窮，故云不死。

谷神以況至道之常，玄牝以明造物之妙。

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。

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，天地根言天地自是生也。

綿綿若存，用之不勤。

綿綿，微而不絕也。若存，存而不可見也。能如是，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。王弼曰：欲言存耶，不見其形；欲言亡耶，萬物以生。故綿綿若存，無物不成，而用不勞，故曰不勤。趙曰：此章言道無為無形，生天生地，自古以固存。河公以玄牝為口鼻，養生者尚之，何其小哉？

天長地久章第七

天長地久，

天地雖大，未離於形數，則其長久蓋有量矣。然老子言長久極於天地，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。若夫長久之至，則所謂天地根者是也。

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長生。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。非以其無私耶？故能成其私。

天地生萬物而不自生，立於萬物之外。故能長生。聖人後其身而先人，外其身而利人，處眾人之表，故能先且存。如使天地與物競生，而聖人與人爭得，則天地亦一物耳，聖人亦一人耳，何以大過之哉。雖彼其無私，非以求成私也，而私以之成，道則固然耳。巨濟曰：聖人與天地同，則後身外身，如天地之不自生，身先身存，如天地之能長生。後身則人下之，故身先；外身則人保之，故身存。政和曰：自營為私，未有能成其私者也。

上善若水章第八

上善若水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，處眾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。

《易》曰：一陰一陽之謂道，繼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又曰：天一生水。蓋道運而為善，猶氣運而為水也，故曰上善若水。二者皆自無而始成形，故其理同。道無所不在，無所不利，而水亦然。然而既已麗於形，則於道有間矣，故曰幾於道矣。然而可名之善，未有若此者也，故曰上善。

居善地，心善淵，與善仁，言善信，政善治，事善能，動善時。

避高趨下，未嘗有所逆，善地也。空虛靜默，深不可測，善淵也。利澤萬物，施而不求報，善仁也。規必旋，方必折，塞必止，決必流，善信也。洗滌群穢，平側高下，善治也。遇物賦形，不留於一，善能也。冬凝春泮，涸溢不失節，善時也。

夫唯不爭故無尤

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，以其爭也。水唯不爭，七善而無尤。

持而盈之章第九

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；揣而銳之，不可長保。

知盈之必溢以持固之，不若不盈之安也。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，不知揣之不可必恃也。若夫聖人有而不有，尚安有盈；循理而後行，尚安有銳。無盈則無所用持，無銳則無所用揣矣。政和曰：持盈以防溢而盈之，則重溢也，故勢必傾危。如欲勿溢，則莫如勿盈也。揣所以慮失而銳之，則重失也。如欲勿失，則莫如勿銳也。

金玉滿堂，莫之能守；富貴而驕，自遺其咎。功成，名遂，身退，天之道。

日中則移，月滿則虧，四時之運，功成者去。天地尚然，而況於人乎。政和曰：寶金玉者累於物，累於物者能勿失乎，故莫之能守。富貴而驕則害於德，害於德者能免於患乎，故自遺其咎。

載營魄章第十

載營魄，抱一能無離乎？

魄之所以異於魂者，魄為物，魂為神也。《易》曰：精氣為物，遊魂為變，是故知鬼神之情狀。魄為物，故雜而止；魂為神，故一而變。謂之營魄者，言其止也。蓋道無所不在，其於人為性，而性之妙為神。言其純而未雜則謂之一，言其聚而未散則謂之樸，其歸皆道也，各從其實言之耳。聖人性定而神凝，不為物遷，雖以魄為舍，而神所欲行，魄無不從，則神常載魄矣。眾人以物役性，神昏而不治，則神聽於魄。耳目困於聲色，口鼻勞於嗅味，魄所欲行而神從之，則魄常抱神矣。故教之以抱神載魄，使兩者不相離，此固聖人所以修身之要#4。至于古之真人，深根固蒂，長生久視之道，亦猶是也。陸曰：載夫也，發語之端也。政和曰：魄，陰也。麗于體而有所止，故老氏於魄言營。魂，陽也。託於氣而無不之，故《易》於魂言遊。聖人以神御形，以魂制魄，故神常載魂，而不載於魄。天一生水，於物為精；地二生火，於物為神。精神生於道，形本生於精，守而勿失，與神為一，則精與神合而不雜。以精集神，以神使形，以形存神。精全而不虧，神用而不與，形生而不敝，如日月之麗乎天，如草木之麗乎土，未嘗離也。

專氣致柔，能如嬰兒乎？

神不治則氣亂，強者好鬪，弱者喜畏，不自知也。神治則氣不妄作，喜怒各以其類，是之謂專氣。神，虛之至也，氣，實之始也，虛之極為柔，實之極為剛，純性而亡氣，是之謂致柔，嬰兒不知好惡，是以性全。性全而氣微，氣微而體柔，專氣致柔，能如嬰兒，極矣。政和曰：靜而不雜謂之專，和而不暴謂之柔。嬰兒居不知其所為，行不知其所之，不藏是非美惡，故氣專而致柔。孟子曰：蹶者，趨者，是氣也。而反動其心#5，心不能以專氣，則氣有蹶趨之

不正，而心至於動，動則不可繫。聖人虛己以遊世，心無使氣之強，則其靜而不雜，和而不暴，與嬰兒何擇，故曰能如嬰兒乎。

滌除玄覽，能無疵乎？

聖人外不為魄所載，內不為氣所使，則其滌除塵垢盡矣。於是其神廓然玄覽，萬物知其皆出於性，等觀靜穢而無所瑕疵矣。滌除萬行而不有，玄覽妙理而默識。

愛民治國，能無為乎？

既以治身，又推其餘以及人#6，雖至於愛民治國，一以無心遇之。苟其有心，則愛民者適足以害之，治國者適足以亂之也。

天門開闔，能為雌乎？

天門者，治亂廢興所從出也。既以身任天下者#7，其開闔變會之間，眾人貴得而患失，則先事而徼福。聖人循理而知天命，則待唱而後和。《易》曰：先天而天弗違，非先天也；後天而奉天時，非後天也。言其先後，常與天命會耳。不然，先天者必早，後天者必暮，皆失之矣。故所謂能為雌乎者，亦不失時而已。政和曰：知其雄，守其雌，為天下谿。

明白四達，能無知乎？

內以治身，外以治國，至於臨變，莫不有道，非明白四達而能之乎。明白四達，心也，是心無所不知，然而未嘗有能知之心也。夫心一而已，苟又有能知之心者，則是二也，自一而二，蔽之所自生，愚之所自始也。今夫鏡之於物，來而應之則已矣，又安得知應物者乎。本則無有，以意加之，此妄之源也。政和曰：聰明聖智，守之以愚。

生之畜之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

其道足以生畜萬物，又能不有不恃不宰。雖有大德，物莫知也，故曰玄德。王雱曰：此篇自為士以至於體神入聖，修身之序盡矣。

三十輻章第十一

三十輻共一轂，當其無，有車之用；埴埴以為器，當其無，有器之用；鑿戶牖以為室，當其無，有室之用。故有之以為利，無之以為用。

竭知盡物以為器，而器之用，常在其無有中。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，非無則有有以施其利，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，常有以觀其徼，知此兩者之為一而不可分，則至矣。

五色章第十二

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聾，五味令人口爽，

視色聽音嘗味，其本皆出於性，而未有物也，至矣。及其目緣五色，耳緣五音，口緣五味，奪其所緣，而忘其本，則雖見而實盲，雖聞而實聾，雖嘗而

實爽也。羅什曰：不知即色之空，與聲相空，與聾盲何異。

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，難得之貨令人行妨。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，故去彼取此。

聖人視色聽音嘗味皆與人同，至於馳騁田獵，未嘗不為，而難得之貨未嘗不用也。然人著以為病，而聖人獨以為福，何也？聖人為腹而眾人為目，目貪而不能受，腹受而未嘗貪故也。彼物之自外至者，此性之凝於內者也。陸曰：為腹則知止足，不為目則不見可欲。

寵辱章第十三

寵辱若驚，貴大患若身。

古之達人驚寵如驚辱，知寵之為辱先也；貴身如貴大患，知身之為患本也。是以遺寵而辱不及，忘身而患不至。

何謂寵辱？寵為下，得之若驚，失之若驚，是謂寵辱若驚。

所謂寵辱非兩物也。辱生於寵而世不悟，以寵為上，以辱為下者，皆是也。若知辱生於寵，則寵固為下矣。故古之達人得寵若驚，未嘗安寵而驚辱也。所謂若驚，非實驚也，若驚而已。光曰：唯凡聖情盡者無驚。

何謂貴大患若身？吾所以有大患者，為吾有身，及吾無身，吾有何患。

貴之為言難也。有身大患之本，而世之士難於履大患，不難於有身。故聖人因其履患，而教之以難於有身，知有身之為難而大患去矣。性之於人，生不能加，死不能損，其大可以充塞天地，其精可以蹈水火、入金石，凡物莫能患也。然天下嘗患亡失本性，而惟身之為貴，見愛身之情篤，而物始能患之矣。生死疾病之變，攻之於內，寵辱得失之變，纓之於外，未有一物而非患者。夫惟達人知性之無壞，而身之非實，忽然忘身，而天下之患盡去，然後可以涉世而無累矣。趙曰：肇云大患莫若於有身，故滅身以歸無，此則二乘境界。談道者以不驚寵辱、遺身滅智為極則，豈知聖人之旨哉。政和曰：據利勢，擅賞罰，作福威#8，天下畏之如神明，尊之如上帝，可謂貴矣。聖人則不以貴自累，故能長守貴而無患。譬如人身，墮支體，黜聰明，離形去智，通於大同，則無入而不自得也。世之人以物易性，故累物而忘勢；以形累心，故喪心不能忘形，其患大矣。夫死生亦大矣，而無變於己，況得喪福禍之所介乎。此古之至人所以不以利累形，不以形累心，視萬物與我，將擇焉不可得，則吾身非吾有也。上與造物者遊，下與外死生、無終始者為友，吾有何患。且寵者世所榮也，而以為辱；貴者人所樂也，而以為患。蓋外物之不可恃，理固然矣。誠能有之以無有，則雖寵而不辱，雖貴而無患。

故貴以身為天下，若可寄天下；愛以身為天下，若可託天下。

人之所以驚於權利，溺於富貴，犯難而不悔者，欲將以厚其身耳。今也祿

之以天下，而重以身任之，則其忘身也至矣。如此而以天下予^{#9}之，雖天下之大，不能息之矣。政和曰：天下，大器也，非道莫運；天下，神器也，非道莫守。聖人體道，故在宥天下，天下樂推而不厭。其次則知貴其身，而不自賤以役於物者，若可寄而已；知愛其身，而不自賊以困於物者，則可託而已。故曰：道之真以治身，緒餘以治國家，土苴以治天下。世之君子，乃危身棄生以徇物，豈不悲哉。光曰：物為身患，身為道患，忘物則身全，忘身則道備。雖忘外累，貴愛尚存，可寄可託而已。身物俱忘，以道自任，藏天下於天下也。趙曰：以天下之患為身之患，則忘貴愛矣，故可以寄託天下。古之聖人，身處南面之尊，其自視如山林道人，不以聲色富貴動其心，則天下不能為之累矣。

視之不見章第十四

視之不見名曰夷，聽之不聞名曰希，搏之不得名曰微。此三者，不可致請，故混而為一。

視之而見者，色也。所以見色者，不可見也。聽之而聞者，聲也。所以聞聲者，不可聞也。搏之而得者，觸也。所以得觸者，不可得也。此三者雖智者不能詰也，要必混而歸於一而後可爾。所謂一者，性也，三者性之用也。人始有性而已矣，乃其與物構，然□□裂四出，為視為聽為搏，日用而不知反其本，□□□而為一，則日遠矣。若推而廣之，則佛氏所謂六入皆然矣。《首楞嚴》有云：反流全一，六用不行。此之謂也。趙曰：曰夷曰希，曰微曰一，皆道之強名。道體之妙，心困焉而不能知，口辟焉而不能言，豈可以視聽搏取也哉。世人視不過色，聽不同聲，非真知也。若能無見之見，見不以目而以耳；無聞之聞，聞不以耳而以目，則眼如耳，耳如鼻，六根互用，此莊子所謂氣聽，列子所謂視聽。不以耳目，則混而為一矣。

其上不皦，其下不昧。

物之有形者，皆麗於陰陽，故上皦下昧不可逃也。道雖在上而不皦，在下而不昧，不可以形數推之。陸曰：上與日月同光，其光不皦；下與瓦礫同寂，其明不昧。

繩繩不可名，復歸於無物。

繩繩，運而不絕也。人見其運而不絕，則以為有物矣，不知其卒歸於無物也。

是謂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，是謂惚恍。

狀其著也，象其微也，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，皆非無也。有無不可名，是謂惚恍。陸曰：繩繩然運行而不絕，不可得而名之，雖千變萬化復歸於無物。然道體真精，本非無物，但不可以視聽搏執而得之，故謂之無質之狀，無形之象。言其狀則惚然若無，言其象則恍然若有。

迎之不見其首，隨之不見其後。

道無所不在，故無前後可見。陸曰：莫知其始，故迎之不見其首；莫知其終，故隨之不見其後。

執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。能知古始，是謂道紀。

古者，物之所從生也。有者物之今，則無者物之古也。執其所從生，則進退徐疾在我矣。陸曰：唯能執古無為之道，御今有為之名者，乃可還淳反樸，復於太古之初。能知太古之淳樸# 10，斯乃大道之紀綱。呂曰：所謂古者，非異於今也，以知古之所自始也。所謂今者，非異於古也，以知今之所從來也。誠知古之所自始，則知今之所從來，始無所自，來無所從，此所謂無端之紀。

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

古之善為士者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。

粗盡而微，微極而妙，妙極而玄，玄則無所不通，而深不可識矣。

夫唯不可識，故強為之容：豫若冬涉川，

戒而後動曰豫。其所欲為，猶迫而後應，豫然若冬涉川，逡巡如不得已也。

。

猶若畏四鄰

疑而不行曰猶。其所不欲，遲而難之，猶然若畏四鄰之見之也。

儼若容

無所不敬，未嘗墮也。

渙若冰將釋，

知萬物之出於妄，未嘗有所留也。政和曰：水凝而為冰，冰釋而為水，其實一體。蔽於執一者如水之凝，通於大同者如冰之釋。

敦兮其若樸、

人偽已盡，復其性也。政和曰：敦者，厚之至。性本至厚，如木之樸，未散為器。

曠兮其若谷，

虛而無所不受也。政和曰：曠者，廣之極。心源無際，如谷之虛，受而能應。

渾兮其若濁。

和其光，同其塵，不與物異也。

孰能濁以靜之徐清？孰能安以動之徐生？

世俗之士，以物汨性，則濁而不復清。枯槁之士，以定滅性，則安而不復生。今知濁之亂性也，則靜之，靜而徐自清矣。知滅性之非道也，則動之，動

而徐自生矣。《易》曰：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今所謂動亦若是矣。

保此道者，不欲盈。

盈生於極，濁而不能清，安而不能生，所謂盈也。

夫唯不盈，故能弊不新成。

物未有不弊者也，夫唯不盈，故其弊不得新成而自去。雱曰：知道者，濁以久而徐清，安以久而徐生，又不欲盈而有之，故無新成之弊。

致虛極章第十六

致虛極，守靜篤。

政虛不極則有未亡也，寧靜不篤則動未亡也。丘山雖去，而微塵未盡，未為極與篤也。蓋致虛存虛？猶未離有；守靜存靜，猶陷於動，而況其他乎？不極不篤而責虛靜之用，難矣。光曰：虛為有待，政虛極者絕其待，絕其待則即有而虛。靜為動偶，守靜篤者亡其偶，亡其偶則即動而靜，故虛靜不至者，無以明道。政和曰：虛故足以受群實，靜故足以應群動。致虛而要其實，守靜而至于篤，則萬態雖雜而吾心常徹，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，此之謂天樂。

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其復。

極虛篤靜以觀萬物之變，然後不為變之所亂。知凡作之未有不復者也，苟吾方且與萬物皆作，則不足以知之矣。光曰：物先無物，物從無而並作。陸曰：雷在地中，天地之復也；動在靜中，聖人之復也#11。政和曰：物之生，有所乎萌，終有所乎歸。方其並作，而趨於動出之塗，吾觀其動者之必靜，及出者之必復，而因以見天地之心，則交物而不與物俱化，此之謂觀其復。

夫物芸芸，各復歸其根。

萬物皆作於性，皆復於性，譬如花葉之生於根而歸於根，濤瀾之生於水而歸於水耳。光曰：夫物芸芸，如水作波。各歸其根，如波復水。

歸根曰靜，

苟未能自復于性，雖止動息念以求靜，非靜也。故唯歸根，然後為靜。光曰：道為動靜之根。根非動靜，非動靜者，靜之至也。

靜曰復命，

命者，性之妙也。性猶可言，至於命則不可言矣。《易》曰：窮理盡性以至於命。聖人之學道，必始於窮理，中於盡性，終於復命。仁義禮樂，聖人所以接物也，而七義禮樂之用，必有知其所以然者。不知其所以然，則徇其名而為之，世俗之士也；知其所以然而後行之，君子也，此之謂窮理。雖然盡心以窮理，而後得之，不求則不得也。事物日構於前，必求而後能應，則其為力也勞，而為功也少。聖人外不為物所蔽，其性湛然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物至而能應，此之謂盡性。雖然此吾性也，猶有物我之辯焉，則幾於妄矣。君之命

曰命，天之命曰命，以性接物而不知其為我，是以寄之命也，此之謂復命。

復命曰常，

方其作也，雖天地山河之大，未有不變壞。而常者惟復於性，而後湛然常存矣。

知常曰明。

不以復性為明，則皆世俗之智，雖自謂明，而非明也。

不知常，妄作凶。

不知復性則緣物而動，無作而非凶，雖得於一時，而失之遠矣。

知常容，

方迷於妄，則自是而非彼，物皆吾敵，吾何以容之？苟知其皆妄，則雖仇讎，猶將哀而憐之，夫何所不容哉？

容乃公，

無所不容，則彼我之情盡，而尚誰私乎？

公乃王，

無所不公，則天下將往而歸之矣。

王乃天，

無所不懷，雖天何以加之。

天乃道，

天猶有形，至於道則極矣。然而雖道亦不能復進於此矣。

道乃久，沒身不殆。

政和曰：道者，萬世無弊，趙曰：此章談歸根復命以虛靜為本。老氏所謂命，佛氏所謂性也。惟性無死生為常，知性則容且公矣。流俗以益生為命，此莊子所謂心死奚益妄作者也。

太上章第十七

太上，下知有之，

以道在宥天下而未嘗治之，民不知其所以然，故惟知有之而已。

其次親之譽之，

以仁義治天下，其德可懷，其功可見，故民得而親親之 # 12。其名雖美，而厚薄自是始矣。

其次畏之侮之。

以政齊民，民非不畏也，然力之所不及，則侮之矣。

信不足，有不信。

吾誠自信，則以道御天下足矣。唯不自信，而加之以仁義，重之以刑政，而民始不信矣。

猶其貴言，功成事遂，百姓謂我自然。

聖人自信有餘，其於言也，猶然貴之不輕出諸口，而民信之矣。及其功成事遂，則民日遷善遠罪，而不自知矣。

大道廢章第十八

大道廢有仁義；

大道之隆也，仁義行於其中，而民不知。道既廢，而後仁義見矣。

智慧出，有大偽；

世不知道之足以贍萬物也，而以智慧加之，於是民始以偽報之矣。

六親不和，有孝慈；國家昏亂，有忠臣。

六親方和，孰非孝慈？國家方治，孰非忠臣？堯非不孝也，而獨稱舜，無瞽瞍也；伊尹周公非不忠也，而獨稱龍逢比干，無桀紂也。涸澤之魚，相煦以沫，相濡以濕，不如相忘於江湖。

絕聖棄智章第十九

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；

非聖智不足以知道，使聖智為天下，其有不以道御物者乎？世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，而見其末，以為巧勝物者也，於是馳騁於其末流，而民始不勝其害矣。故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。

絕仁棄義，民復孝慈；

未有仁而遺其親者，未有義而後其君者。仁義所以為孝慈，及其衰也，竊仁義之名以要利於世，於是子有違父，父有虐子，此則仁義之跡為之也，故云。

絕巧棄利，盜賊無有。

巧所以便事也，利所以濟物也，二者非以為盜，而賊盜不得則不行，故云耳。

此三者，以為文不足，故令有所屬。見素抱樸，少私寡欲。世之貴此三者，以為天下之不安，由文之不足故也。是以或屬之以聖智，或屬之以仁義，或屬之以巧利，蓋將以文治之也。然而天下益以不安，曷不反其本乎？見素抱樸，少私寡欲，而天下各復其性，雖有三者，無所用之矣。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無欲而民自樸，此明聖智之大，仁義之至，巧利之極也。然孔子以七義禮樂治天下，老子絕而棄之，或者以為不同。《易》曰：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。孔子之慮後世也深，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，使中人以下守其器，不為道之所眩，以不失為君子，而中人以上，自是以上達也。老子則不然，志於明道而急於開人心，故示人以道而薄於器，以為學者惟器之知，則道隱矣，故絕仁義，棄禮樂，以明道。夫道不可言

，可言皆其似者也。達者因似以識真，而昧者執似以陷於偽，故後世執老子之言以亂天下者有之，而學孔子者無大過#13。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，而求之於孔子者常若無所從入#14。二聖人者，皆不得已也，全於此必略於彼矣。趙曰：投石於海，必至於底則已，不至則無以測海之深；談道者不至於未始有物，無以見道之。極政。方其掃蕩，則聖智絕棄，及其建立，則事物不棄，況聖智乎？

絕學無憂章第二十

絕學無憂。

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。不知性命之正，而以學求益，曾其所未聞，積之不已，而無以一之，則以圓害方，以直害曲，其中紛然而不勝其憂矣。患夫學者之至此也，故曰絕學無憂。若夫聖人未嘗不學而以道為主，不學亦不少，多學亦不亂，廓然無憂，安用絕學耶。光曰：未絕學者，計善惡，期於有用，此有用之小用也。絕學者，知道一生死，齊得喪，無往，而不適，故無憂，此無用之大用也。肇曰：習學謂之聞，絕學謂之鄰。過此二者，謂之真過，然則絕學之外，向上猶有事在。

唯之與阿，相去幾何？善之與惡，相去何若？

學者溺於所聞，而無以一之，則唯之為恭，阿之為慢，不可同日言矣，而況善惡之相反乎？夫唯聖人知萬物同於性，而皆成於妄矣。如畫馬牛，如刻虎虵，皆非其實，泯焉無是非同異之辯，孰知其相去幾何哉？若知此矣，則萬物並育而不相害，道並行而不相悖，理無足怪矣。

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。

聖人均彼我，一同異，其心無所留，然豈以忽遺世法，犯分亂理而不顧哉？人之所為，吾亦為之，人之所畏，吾亦畏之，雖列於君臣父子之間，行于禮樂刑政之域，而天下不知其異也。其所以不纓於物者，其志之已。政和曰：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，道也。吉凶與民同患者，事也。體道者無憂，涉事者有畏。人之所畏，而不知為之戒，能無患者鮮矣，故君子以恐懼修省。

荒兮，其未央哉。

人皆徇其所知，故介然不出畦畛。聖人兼涉有無，無入而不可，則荒兮其未央也。趙曰：蘇說為名教得矣。然以道言之，人之所畏，喜唯而怒阿，是善而非惡，未能忘善惡，一是非。絕學無憂，荒兮其未央哉，下言獨異於眾人可知。

眾人熙熙，如享太牢，如春登臺，我獨泊兮其未兆，如嬰兒之未孩。

人各溺於所好，其美如享太牢，其樂如春登臺，闔然從之而不知其非。聖人深究其妄，遇之泊然不動，如嬰兒之未能孩也。

乘乘兮，若無所歸。

乘萬物之理而不自私，故若無所歸。

眾人皆有餘，而我獨若遺。

眾人守其所知，各自以為有餘。聖人包舉萬物而不主於一，超然其若遺也。政和曰：功蓋天下，而我不自己。

我愚人之心也哉，純純兮。

純純，若愚而非愚也。政和曰：天機不張而默與道契。

俗人昭昭，我獨若昏，俗人察察；我獨悶悶。

世俗以分別為知，聖人知眾妄之不足辯也，故其外若昏，其中若悶。

忽焉若晦，寂兮似無所止。

忽焉若晦，不見其津涯也。寂然無朕，不見其所止宿也。

眾人皆有以，我獨頑似鄙。

人各有能，故世皆得而用之。聖人才全德備，若無能焉，故疑似頑鄙。

我獨異於人，而貴食母。

道者萬物之母。眾人徇物而忘道，而聖人脫遺萬物，以道為宗，譬如嬰兒無所雜食，食於母而已。

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一竟

#1 則不可常：原本『則』作『之』，據小萬本改。

#2 不廢一物：原本『不』作『也』，據小萬本改。

#3 名曰治之：原本『治』作『始』，據小萬本改。

#4 固：原本作『因』，據小萬本改。

#5 反動其心：『心』原作『身』，據小萬本改。

#6 又：原本作『人』，據小萬本改。

#7 者：原本作『方』，據小萬本改。

#8 作福威：原本脫『威』字，據小萬本加。

#9 予：原本作『子』，據小萬本改。

#10 太古，原本脫『太』字，據小萬本加。

#11 也：原本作『地』，據小萬本改。

#12 親親之：小萬本作『親譽之』。

#13 大過：原本作『夫過』，據小萬本改。

#14 若：原本作『者』，據小萬本改。

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二

趙學士集解

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

孔德之容，唯道是從。

道無形也，及其運而為德，則有容矣，故德者道之見也。自是而推之，則眾有之容，皆道之見於物也。

道之為物，惟恍惟惚。惚兮恍，其中有象；恍兮惚，其中有物。

道非有無，故以恍惚言之。然及其運而成象，著而成物，未有不出於恍惚者也。

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；

方有無之未定，恍惚而不可見。及夫有無之交，則見其窈冥深渺，雖未成形，而精存乎其中矣。

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

物至於成形，則真偽雜矣。方其有精，不容偽也。真偽既雜，自一而為二，自二而為三，紛然而錯，不可復信矣。方其有精，不吾欺也。

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，以閱眾甫。

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，故以不去名之。惟未嘗去，故能以閱眾甫之變也。甫，美也。雖萬物之美，不免於變也。

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？以此。

聖人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，以能體道而不去故也。光曰：道本無名無形，既假德以形道，則曰象、曰物、曰精、曰閱眾甫之始，此德之容而道之見也。

曲則全章第二十二

曲則全，

聖人動必循理，理之所在，或直或曲，要於通而已。故與物不迕，故全也。

枉則直，

直而非理，則非直也。循理雖枉，天下之至直也。

窪則盈，

眾之所歸者，下也。雖欲不盈，不可得矣。

弊則新，

昭昭察察，非道也。悶悶若將弊矣，而日新所自出也。

少則得，

道一而已，得一則無不得矣。

多則惑。

多學而無以一之，則惑矣。

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。

抱一者，復性者也。蓋曲則全，枉則直，窪則盈，弊則新，少則得，多則惑，皆抱一之餘也，故以抱一終之。葉曰：曲則全，窪則盈，必則得，理也；枉則直，弊則新，勢也。枉非以求直，而枉之極必直，弊非以求新，而弊之反必新。理勢之相成，或更為終始，或迭為得失，紛然其不可窮，而聖人獨能抱一，不與之俱變，故以為天下式。

不自見，故明；

目不自見，故能見物；鏡不自照，故能照物。如使自見自照，則自為之不暇，何暇及物哉。

不自是，故彰；不自伐，故有功；不自矜，故長。夫惟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

不自見，不自是，不自伐，不自矜，皆不爭之餘也，故以不爭終之。

古之所謂曲則全者，豈虛言哉，誠全而歸之。

世以直為是，以曲為非，將循理而行於世，則有不免於曲者矣，故終篇復言之曰：此豈虛言哉，誠全而歸之。夫所謂全者，非獨全身也，內以全身，外以全物，物我兼全，而歸復於性，則其為直也大矣。

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

希言自然。

言出於自然，則簡而中；非其自然而強言之，則煩而難信矣。故曰道之出口，淡乎其無味，視之不足見，聽之不足聞，用之不可既，此所謂希言矣。光曰：希言者，言而不得所言之迹，則言而未嘗言，合自然道喙鳴而已。

飄風不終朝，驟雨不終日。孰為此者？天地。天地尚不能久，而況於人乎？

陰陽不爭，風雨時至，不疾不徐，盡其勢之所至而後止。若夫陽亢而上，陰伏而下，否而不得洩，於是為飄風暴雨。若將不勝，然其勢不能以終日。古之聖人，言出於希，行出於夷，皆因其自然，故久而不窮。世或厭之，以為不若詭辭之悅耳，怪行之驚目，不知其不能久也。政和曰：天地之造萬物，風以散之，委眾形之自化，而雨以潤之，任萬物之自滋，故不益生，不勸成，而萬物自遂於天地之間，所以長且久也。飄驟則陰陽有謬戾之患，又或使之而被其害，故不能久。

故從事於道者，道者同於道，德者同於德，失者同於失。同於道者，道亦得之；同於德者，德亦得之；同於失者，失亦得之。

孔子曰：苟志於仁矣，無惡也，故曰仁者之過易辭。志於仁猶若此，而況志於道者乎？夫苟從事於道矣，其所謂合於道者得道，合於德者得德，不幸而失，雖失於其所為，然必有得於道德矣。肇曰：真者同真，偽者同偽，靈照冥

諧，一彼實相，無得無失，無淨無穢，明與無明等也。

信不足，有不信。

不知道者，信道不篤，因其失而疑之，於是益以不信。惟知道者，然後不以得失疑道也。雱曰：降乎希，則失性命之常，信不足必至於不信。趙曰：此章談道妙當從僧肇，然文意不相連屬，試為之說曰：希言自然，談道本也。道德之失，而後有仁義禮智，苟從事於道矣，孰為得失？但後世至誠不足，有不信者，如飄風驟雨，而豈能終日哉。

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

跂者不立，跨者不行，自見者不明，自是者不彰，自伐者無功，自矜者不長。

人未有不能立而且能行者也，苟以行立為未足而加之以跨跂者，未有不喪其行立者。彼其自見、自是、自伐、自矜者，亦若是矣。政和曰：跂而欲立，跨而欲行，違性之常而形之適難矣。自見則知不足以周物，故不明；自是則仁不足以同眾，故不彰；有其善，喪厥善，故無功；矜其能，喪厥功，故不長。

其於道也，曰餘食贅行。

譬如飲食，適飽則已，有餘則病。譬如四體，充完則已，有贅則累。

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。

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

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

夫道非清非濁，非高非下，非去非來，非善非惡，混然而成體，其於人為性，故曰有物混成。此未有知其生者，蓋湛然常存，而天地生於其中耳。光曰：道不可分曰混，亡功曰成，無始曰先。無物之物，先天地而獨存者也。政和曰：天地亦待是而後生，故云先天地生。

寂兮寥兮，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為天下母。

寂兮無聲，寥兮無形，獨立於無匹而未嘗變，周行於群有而未嘗殆，俯以化育萬物，則皆其母也。光曰：絕待曰獨立，真常曰不改。政和曰：不涉於動，不交於物，湛然而已。大定持之，不與物化。言道之體，利用出入，往來不窮；言道之用，萬物恃之以生。

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強為之名曰大。

道本無名，聖人見萬物之無不由也，故字之曰道。見萬物之莫能加也，故強為之名曰大。然其實則無得而稱之也。光曰：不涉數量曰大。

大曰逝，逝曰遠，遠曰反。

自大而求之，則逝而往矣；自往而求之，遠不及矣。雖逝雖遠，然反而求

之，一心足矣。陸曰：道強名為大，則實已逝矣遠矣。其去不遠，在知其反，以名反實，以事反理。光曰：孤運無住曰逝，近極絕待曰遠，即近而彌遠，即遠而彌近曰反。

故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王亦大。域中有四大，而王居其一焉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

由道而言之，雖天地與王皆不足大也。然世之人皆知三者之大，不信道之大也，故以實告之：人不若地，地不若天，天不若道，道不若自然。然使人一日復性，則此三者，人皆足以盡之矣。陸曰：域中云者，明道非六合之外也。光曰：三才法道，末不離本，自然即道也。遣道之強名，表重玄之極則也。趙曰：或問中條隱士袁用之曰，言道則涉中矣，以可道則非道也。

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

重為輕根，靜為躁君。

凡物輕不能載重，小不能鎮大，不行者使行，不動者制動，故輕以重為根，躁以靜為君。

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。雖有榮觀，燕處超然。

行欲輕而不離輜重，榮觀雖樂而必有燕處，重靜之不可失如此。

奈何萬乘之主，而以身輕天下。

人主以身任天下而輕其身，則不足以任天下矣。

輕則失臣，躁則失君。

輕與躁無施而可，然君輕則臣知其不足賴，臣躁則君知其志於利，故曰輕則失臣，躁則失君。趙曰：古人謂高明為觀。高明之觀，樓觀是也。雖有榮觀，燕處超然，以況靜也，榮如南榮。

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

善行無轍迹，

乘理而行，故無迹。光曰：乘以尻輪，御以神馬，此無時而發，彼無處而到，安有轍迹。

善言無瑕謫，

時然後言，故言滿天下無口過。光曰：至人於言，喙鳴鍾應，不存實義，即夢說夢，即言忘言，復何瑕謫。

善計不用籌筭，

萬物之數畢陳於前，不計而知，安用籌筭。光曰：即塵了地，即滴竟海，即道窮物，以一知萬，何假籌筭。

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，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。

全德之人，其於萬物，如母之於子，雖縱之而不去，故無關而能閉，無繩

而能約。

是以聖人常善救人，故無棄人；常善救物，故無棄物。

彼方執筭以計，設關以閉，持繩以結，其力之所及者少矣。聖人之於人，非特容之，又善救之，我不棄人，而人安得不歸我乎。

是謂襲明。

救人於危難之中，非救之大者也。方其流轉生死，為物所蔽，而推吾至明以與之，使暗者皆明，如燈相傳襲而不絕，則可謂善救人矣。

故善人，不善人之師；不善人，善人之資。不貴其師，不愛其資。

聖人無心於教，故不愛其資；天下無心於學，故不貴其師。聖人非獨吾忘天下，亦能使天下忘我故也。

雖智大迷，是謂要妙。

聖人之妙，智者亦有所不論。光曰：病在藥存，病瘳藥遣，藥病雙遣，人法兩忘，大悟如迷，方為要妙。

知其雄章第二十八

知其雄，守其雌，為天下谿。為天下谿，常德不離，復歸於嬰兒。知其白，守其黑，為天下式。為天下式，常德不忒，復歸於無極。知其榮，守其辱，為天下谷。為天下谷，常德乃足，復歸於樸。

雌雄，先後之及我者也。黑白，明暗之及我者也。榮辱，貴賤之及我者也。夫欲先而惡後，欲明而惡暗，欲貴而惡賤，物之情也。然而先後之及我，不若明暗之切^{#1}，明暗之及我，不若貴賤之深。古之聖人去妄以求復性，其性愈明，則其守愈下；其守愈下，則其德愈厚；其德愈厚，則其歸愈大。蓋不知而不為，不若知而不為之至也。知其雄，守其雌，知性者也。知性而爭心止，則天下之爭先者皆將歸之，如水之赴谿，莫有去者。雖然，譬如嬰兒，能受而不能用也，故曰復歸於嬰兒。知其白，守其黑，見性者也。居暗而視明，天下之明者，皆不能以形逃也。故眾明則之以為法，雖應萬物，而法未嘗差，用未嘗窮也，故曰復歸於無極。知其榮，守其辱，復性者也。諸妄已盡，處辱而無憾，曠兮如谷之虛，物來而應之。德足於此，純性而無雜矣，故曰復歸於樸。

樸散則為器，聖人用之則為官長，故大制不割。

聖人既歸於樸，復散樸以為器，以應萬物。譬如人君分政以立官長，亦因其勢之自然，雖制而未有所割裂也。政和曰：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。有形名焉，有分守焉，道全則天與人合而為一^{#2}，器散則天與人離而為二。趙曰：上言復歸於樸，樸者道之全，割則分裂有二物矣，故大制不割。

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

將欲取天下而為之，吾見其不得已。

聖人之有天下，非取之也，萬物歸之，不得已而受之。其治天下，非為之也，因萬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。若取而為之，則不可得矣。

天下神器，不可為也。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

凡物皆不可為也，雖有百人之聚，不循其自然而妄為之，則必有齟齬不服者，而況天下乎？雖然小物寡眾，蓋有可以力取而智奪者，至於天下之大，有神主之，不待其自歸則叛，不聽其自治則亂矣。

故物或行或隨，或响或吹，或強或羸，或載或隳。是以聖人去甚，去奢，去泰。

陰陽相盪，高下相傾，大小相使。或行於前，或隨於後，或响而暖之，或吹而寒之，或益而強之、或損而羸之，或載而成之，或隳而毀之，皆物之自然而勢之不免者也。然世之愚人，私己而務得，乃欲拒而違之，其禍不覆則折。聖人知其不可逆，則順而待之，去其甚，去其奢，去其泰，使不至過而傷物，而天下無患矣，此不為之至也。堯湯之水旱雖不能免，而終不至於敗，由此故也。《易》之《泰》曰：后以財成天地之道，輔相天地之宜，以左右民。三陽在內，三陰在外，物之泰極矣。聖人懼其過而害生，故財成而輔相之，使不至於過，此所謂去甚、去奢、去泰也。

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

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強天下，其事好還。

聖人用兵，皆出於不得已。非不得已，欲以強勝天下，雖或能勝，其禍必還報之，楚靈，齊泯、秦始皇、漢孝武，或以殺其身，或以禍其子孫。人之所毒，鬼之所疾，未有得免者也。

師之所處，荊棘生焉。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。

兵之所在，民事廢，故田不脩。用兵之後，殺氣勝，故年穀傷。凡兵皆然，而況以兵強天下者耶。

故善者果而已，不敢以取強。

果，決也。德所不能綏，政所不能服，不得已而後以兵次之耳。

果而勿矜，果而勿伐，果而勿驕，果而不得已，是果而勿強。

勿矜、勿伐、勿驕、不得已四者，所以勿強也。

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，不道早已。

壯之必老，無不然也。唯有道者成而若缺，盈而若冲，未嘗壯故未嘗老，未嘗死。以兵強天下，壯亦甚矣，而能無老乎？

夫佳兵章第三十一

夫佳兵者，不祥之器，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。

以之濟難，不以為常，是以不處。

是以君子居則貴左，用兵則貴右。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，恬淡為上。勝而不美，而美之者是樂殺人。夫樂殺人者，不可得志於天下。吉事尚左，凶事尚右。是以偏將軍處左，上將軍處右，則以喪禮處之。殺人眾多，以悲哀泣之，戰勝則以喪禮處之。

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

道常無名，樸雖小，天下不敢臣。侯王若能守，萬物將自賓。

樸，性也，道常無名，則性亦不可名矣。故其為物，舒之無所不在，斂之不盈毫末，此所以雖小而不可臣也。故匹夫之賤守之，則塵垢口糠，足以陶鑄堯舜；而侯王之尊不能守，則萬物不賓矣。

天地相合，以降甘露，人莫之令而自均。

冲氣升降，相合為一，而降甘露，昭然被於萬物，無不均遍。聖人體至道以應諸有，亦如甘露之無不及者，此所以能賓萬物也。

始制有名，名亦既有，夫亦將知止，知止所以不殆。

聖人樸散為器，因器制名，豈不徇名而忘樸，逐末而喪本哉。蓋亦知復於性，是以乘萬變而不殆也。

譬道之在天下，如川谷之與江海。

江海，水之鍾也；川谷，水之分也。道，萬物之宗也；萬物，道之末也。皆水也，故川谷歸其所鍾；皆道也，故萬物賓其所宗。趙曰：諸說皆以萬物賓道，猶川谷之歸江海。秉文獨異之曰：若然則應言萬物賓道，猶如川之歸海。江河與焉，馬誕疑與字，遂改作赴，皆非也。竊意此章言道本無名，及其始制有名，為日月星辰、山川草木，聖人用之，制為官長，名雖不同，同一道也。譬水之在天下，為川谷，為江海，為水不同，同一水也。欲學者忘名，還於無名之樸也，故夫亦將知止，止於道也。

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

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

分別為智，蔽盡為明。分別之心未除，故止於知人而不能自知。蔽盡則無復分別，故能自知而又可以及人也。

勝人者有力，自勝者強。

力能及人而不能及我，能克己復性，則本非力之所及，故可謂強矣。

知足者富，

知足者所遇而足，則未嘗不富矣。雖有天下，常挾不足之心以處之，則是終身不能富也。

強行者有志，

不與物爭，而自強不息，物莫能奪其志也。

不失其所者久，
物變無常，而心未嘗失，則久矣。
死而不亡者壽。

死生之變亦大矣，而性湛然不亡，此古之聖人能不生不死者也。什曰：在生而不生曰久，在死而不死曰壽。

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
大道汎兮，其可左右。

汎兮無可無不可，故左右上下，周旋無不至也。光曰；其可，不可也。大道不可以固必求，不可以對待取。

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，功成不名有。

世有生物而不辭者，必將名之以為己有；世有避物而不有者，必將辭之而不生。生而不辭，成而不有者，惟道而已。

衣被萬物而不為主，故常無欲，可名於小；萬物歸焉而不為主。可名於大。是以聖人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

大而有為大之心則小矣。政和曰：覆露乎萬物而示其宰制之功，故不為主。鼓舞乎羣眾而莫窺歸往之迹，故不知主。夫道非大小之可名也，云可名者，道之及乎物者耳。孟子曰：大而化之之謂聖。夫大而能化，則豈有為大之累，所以能成其大。

執大象章第三十五
執大象，天下往。

道非有無，故謂之大象。苟其昭然有形，則有同有異，同者好之，異者惡之，好之則來，惡之則去，不足以使天下皆往矣。

往而不害，安平泰。

有好有惡，則有所利，有所害。好惡既盡，則其於萬物皆無害矣。故至者無不安，無不平，無不泰。

樂與餌，過客止。道之出口，淡乎其無味，視之不足見，聽之不足聞，用之不可既。

作樂設餌，以待來者，豈不足以止過客哉。然而樂闋餌盡，彼將捨之而去。若夫執大象待天下，天下不知好之，又況得而惡之乎？雖無臭味形色聲音以悅人，而其用不可盡矣。

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

將欲歛之，必固張之；將欲弱之，必固強之；將欲廢之，必固興之，將欲奪之，必固與之，是謂微明。

未嘗與之而遽奪，則勢有所不極，理有所不足。勢不極則取之難，理不足

則物不服，然此幾於用智也，與管仲孫武何異。聖人之與世俗，其迹故有相似者也，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，乘理如醫藥巧於應病，用智如商賈巧於射利。知歛於張，知弱於強，知興於廢，知與於奪，非知幾者孰能與此，故曰微明。

柔弱勝剛強。

聖人知剛強不足恃，故以柔弱自處。天下之剛強方相傾相軋，而吾獨柔弱以待之。及其大者傷，小者死，而吾以不校，坐待其斃，此所謂勝也。雖然聖人豈有意為此以勝物哉，知勢之自然，而居其自然耳。

魚不可脫於淵，國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

魚之為物，非有爪牙之利，足以勝物也。然方其託於深淵，雖強有力者，莫能執之。及其脫淵而陸，則蠢然一物耳，何能為哉。聖人居於柔弱，而剛強者莫能傷也，又將以前制其後#3，此不亦天下利器也哉。魚惟脫於淵，然後人得而制之。聖人惟處於柔弱而不厭，故終能服天下，此豈與眾人共之者哉。葉曰：事物之變，不可以盡窮。疑若有居無事而推行之者，故見其張者不知所欲歛，見其強者不知所欲弱，其於廢興與奪亦然。是雖微而可明，此柔之所以能勝剛，弱之所以能勝強。聖人之於天下，蓋亦有運之者焉，而不可以示人，謂之利器。趙曰：開元注以為聖人用權，非也。聖智在所棄，況權詐乎？陸氏蘇氏以為物理有之，幾矣。葉氏以謂若有造物推行之，以證成柔弱勝剛強之義，當矣。所謂利器，豈所謂柔弱者歟？

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

道常無為，而無不為。

無所不為而無為之之意耳。

侯王若能守，萬物將自化。化而欲作，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。

聖人以無為化萬物，萬物化之，始於無為而漸至於作。譬如嬰兒之長，人偽日起，故三代之衰，人情之變，日以益甚。方其欲作，而上之人與天下皆靡，故其變至有不可勝言者。苟其方作而不為之動，終以無名之樸鎮之，庶幾可得而止也。

無名之樸，亦將不欲。不欲以靜，天下將自正。

聖人中無抱樸之念，外無抱樸之迹，故樸全而用大。苟欲樸之心尚存於胸中，則失之遠矣。

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二竟

#1 切：原本作『功』，據小萬本改。

#2 道全則天與人合而為一：原本此句『全則』二字錯倒，據小萬本改。

#3 以前制其彼：原本『前』作『全』，據小萬本改。

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三

趙學士集解

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

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，下德不失德，是以無德。

聖人縱心所欲不踰矩，非有意於德而德自足。其下知德之貴，勉強以求不失，蓋僅自完耳，而何德之有。

上德無為而無以為，下德為之而有以為。

無為而有以為之，則猶有為也。唯無為而無以為之者，可謂無為也。其下非為不成，然猶有以為之，非徒作而無術者也。政和曰：不思而得，未勉而中，不行而至，上德也。不思則不得，不勉則不中，不行則不至，下德也。

上仁為之而無以為，上義為之而有以為。

仁義皆不勉於為之矣，仁以無以為為勝，義以有以為為功耳。德有上下，而仁義有上而無下，何也？下德在仁義之間，而仁義下者，不足復言可也。

上禮為之而莫之應，則攘臂而仍之。

自德以降而至於禮，聖人之所以齊民者，極矣。故為之而不應，則至於攘臂而強之，強之而又不應，於是刑罰興而甲兵起，則徒作而無術矣。

故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。夫禮者，忠信之薄，而亂之首也。

忠信而無禮，則忠信不見，禮立而忠信之美發越於外。君臣父子之間，夫婦朋友之際，其外燦然而其中無餘矣。放順之則治，違之則亂，治亂之相去，其間不容以髮，故曰亂之首也。

前識者，道之華，而愚之始也。

聖人玄覽萬物，是非得失畢陳於前，如鑑之照形，無所不見而孰為前後。世人視止於目，聽止於耳，思止於心，冥行於萬物之間，役智以求識，而偶有見焉，雖以為明，不知至愚之自是始也。

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，居其實不居其華，故去彼取此。

世之鄙夫，樂其有得於下而忘其上，故喜薄而遺厚，采華而棄實。非大丈夫孰能去彼取此。陸曰：忠信之質衰於中，則制禮以防其亂，故禮居亂之首，非謂禮為亂之首。前識者，道德之華，發於外則崇禮以導其愚，非謂智乃愚之始也。仁義禮智，適時之用，執古御今，則以道德之本處其厚也。化今復古，則以禮為之始，從流反其源也。趙曰：原聖人之意，執古御今，欲漸復無為之治，故先陳道德，次迷仁義，末明禮樂，其漸必至刑政之苛，語馴致而然耳。流俗之士遂輕蔑仁義，毀滅禮法，使一日無仁義則亂，一日無禮法則幾何其不胥而為禽獸也。此晉宋之士所以蕩而忘返，以至於國破身亡而不自知也。豈知聖人立言之真指，與老氏論禮之本也哉。

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

昔之得一者，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，神得一以靈，谷得一以盈，萬物得一以生，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。

一，道也。物之所以得為物者，皆道也。天下之人見物而忘道，天知其清而已，地知其寧而已，神知其靈而已，谷知其盈而已，萬物知其生而已，侯王知其為天下正而已，不知其所以得此者，皆道存焉耳。

其致之，天無以清將恐裂，地無以寧將恐發，神無以靈將恐歇，谷無以盈將恐竭，萬物無以生將恐滅，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。

致之言極也。天不得一，未遽裂也；地不得一，未遽發也；神不得一，未遽歇也；谷不得一，未遽竭也；萬物不得一，未遽滅也；侯王不得一，未遽蹶也，然其極又至於此耳。

故貴以賤為本，高以下為基。

天地之大，侯王之貴，皆一之所致。夫一，果何物也？視之不見，執之不得，則亦天下之至微也，此所謂賤且下也。

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，此其以賤為本耶？非乎？

昔之為此稱者，亦舉其本而遺其末耳。

故致數輿無輿，不欲碌碌如玉，落落如石。

輪輻蓋軫、衡軛轂轄，會而為車，物物可數，而車不可數，然後知無有之為車，所謂無之以為用者也。然則天地將以大為天地耶，侯王將以貴為侯王耶，大與貴之中有一存焉，此其所以為天地侯王者，而成者莫知之耳。故一處貴而非貴，處賤而非賤，非若玉之碌碌，貴而不能賤，石之落落，賤而不能貴也。趙曰：諸說皆以輿訓車，義有未安，竊意與眾也。又輿臺皆賤者之稱，上文言其致一也，此言故致數眾也。眾無眾猶言皆輿人無輿人之稱矣，無輿人亦無侯王之稱也。容成氏曰：除日無歲，亦此意也。不欲如玉之碌碌，石之珞珞，貴賤之名殊，其為一也遠矣。然未敢自以為是，姑俟來哲。王呂政輿作譽，亦近乎鑿。

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

反者道之動，

復性則靜矣，然其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，則動之所自起也。秀曰：反本則靜，靜乃能動。

弱者道之用，

道無形無聲，天下之弱者莫如道，然而天下之至強莫加焉，此其所以能用萬物也。

天下之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。

世不知靜之為動，弱之為強，故告之以物之所自生者。蓋天下之物，聞有以母制子，未聞有以子制母者也。

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

上士聞道，勤而行之；中士聞道，若存若亡；下士聞道，大笑之，不笑不足以為道。

道非形不可見，非聲不可聞，非知先萬物之表，廓然無蔽，卓然有見，未免於不信也。故下士聞道，以為荒唐繆悠而笑之；中士聞道，與之存亡出沒而疑之；惟了然見之者，然後勤行服膺而不怠。孔子曰：語之而不墮者，其回也。與斯所謂上士也哉。

建言有之：

建，立也。古之立言者有是說，而老子取之，下之所陳者是也。

明道若昧，

無所不照而非察也。

進道若退，

若止不行，而天下之速者莫之或先也。

夷道若類，

或夷或類，所至則平，而未嘗削也。

上德若谷，

上德不德，若谷之虛也。

大白若辱，

使白而不受污，此不屑不潔之士，而非聖人也。

廣德若不足，

廣大而不可復加，則止於此而已，非廣也。

建德若偷，

因物之自然而無所立者，外若偷墮而實建立也。

質真若渝，

體性抱神，隨物變化，而不失其真者，外若渝也。政和曰：不曰堅乎，磨而不磷；不曰白乎，涅而不緇。

大方無隅，

全其大方，不小立圭角也。

大器晚成，

器大不可近用也。

大音希聲，

非耳之所得聞也。

大象無形，
非目之所得見也。

道隱無名。夫惟道，善貸且成。

道之所遇無所不見，凡此十二者，皆道之見於事者也。而道之大全，則隱於無名，惟其所遇，推其有餘，以貸不足，物之賴之以成者如此。

道生一章第四十二

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為和。

夫道非一非二，及其與物為偶，道一而物不一，故以一名道，然則道非一也。一與一為二，二與一為三，自是以往，而萬物生。雖有萬不同，莫不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為和者，蓋物生於三，而三生於一，理之自然也。雱曰：一太極，二陰陽，三沖氣也。

人之所惡，唯孤寡不穀，而王公以為稱。

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，莫不賤寡小而貴眾大，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，古之達者蓋已知之。

故物或損之而益，益之而損。人之所教，亦我義教之。強梁者不得其死，吾將以為教父。

世以柔弱為損，強梁為益，不知其非也，故使天下之教者，皆以此教之曰：不見強梁者，不得其死乎。強梁，妄之極也。人知強梁之不免於死，則知妄之不可為，而後可與言道矣。故曰吾將以為教父。

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

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。無有入於無間，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。不言之教，無為之益，天下希及之。

以堅御堅，不折則碎；以柔御堅，柔亦不靡，堅亦不病。求之於物，則水是也。以有入有，捍不相受，以無入有，無未嘗勞，有未嘗覺。求之於物，鬼神是也。是以聖人唯能無為，故能役使眾強，出入眾有，故終之曰不言之教，無為之益，天下希及之。

名與身章第四十四

名與身孰親？身與貨孰多？

先身而後名，貴身而賤貨，猶未為忘我也。夫忘我者，身且不有，而況名與貨乎？然貴以身天下，非忘我不能，故使天下知名之不足親，貨之不足多，而後知貴身，知貴身而後知忘我，此老子之意也。

得與亡孰病？

不得者以亡為病，及其既得而患失，則病有甚於亡者。唯齊有無，均得喪，而後無病。

是故甚愛必大費，多藏必厚亡。

愛之甚，則凡可以求之者，無所不為，能無費乎？藏之多，則攻之者必眾，能無亡乎？

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長久。

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

大成若缺，其用不弊；大盈若冲，其用不窮。

天下以不缺為成，故成必有弊；以不冲為盈，故盈必有窮。聖人要於大成而不恤其缺，期於大盈而不惡其冲，是以成而不弊，盈而不窮也。

大直若屈，大巧若拙，大辯若訥。

直而不屈，其直必折；循理而行，雖屈而直。巧而不拙，其巧必勞；付物自然，雖拙而巧。辯而不訥，其辯必窮；因理而言，雖訥而辯。

躁勝寒，靜勝熱，清靜為天下正。

成而不缺，盈而不冲，直而不屈，巧而不拙，辯而不訥，譬如躁之不能靜，靜之不能躁耳。夫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，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，皆滯於一偏而非其正也。唯泊然清靜，不染於一，非成非缺，非盈非冲，非直非屈，非巧非拙，非辯非訥，而後無所不勝，可以為天下正矣。葉曰：寒暑者，天地之氣也。有人於此，躁猶可以勝寒，靜猶可以勝熱，苟知其所勝，孰往而不可為，則清勝濁，靜勝動，其效亦可已矣，而況於缺之勝成，冲之勝盈，屈之勝直，拙之勝巧，訥之勝辯。惟其不察此，故必求其能勝之者，苟求勝之，終非其正也，唯清靜為天下正。

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

天下有道，却走馬以糞；天下無道，戎馬生於郊。

天下各安其分，則不爭而自治，故却走馬而糞田。天下無道，戎馬生於郊矣。政和曰：以道治天下，民各樂其業，而無所爭，糞其田疇而已。

罪莫大於可欲，禍莫大於不知足，咎莫大於欲得。

以其可欲者，示人固有罪矣，而不知其足者，其禍尤甚，所欲必得者，其咎最大。匹夫有一于身，患必及之，侯王而為是，必戎馬之所自起也。陸曰：無道之君，毒痛天下，其惡有三：心見可欲，非理而求，故罪莫大焉；求而不已，害人必多，故禍莫大焉；欲而不得，其心愈熾，故咎莫大焉。

故知足之足，常足矣。

知足所遇而足，故無不足也。

不出戶章第四十七

不出戶，知天下；不窺牖，見天道。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。

性之為體，充遍宇宙，無遠近古今之異。古之聖人其所以不出戶牖而無所

不知者，特其性全故耳。世之人為物所蔽，性分於耳目，內為身心之所紛亂，外為山河之所障塞，見不出視，聞不出聽，戶牖之微，能蔽而絕之。不知聖人復性而足，乃欲出而求之，是以彌遠而彌少也。以身觀身，以內知外，原小而知大，明近而諭遠。

是以聖人不行而知，不見而名，不為而成。

性之所及，非特能知能名而已，蓋可以因物之自然，不勞而成之矣。光曰：情封即滯，理契即神。陸曰：聖人當食而思天下之飢，當衣而思天下之寒，愛其親以及天下之老，愛其子以及天下之幼，不俟出戶而天下可知矣。己好生，則知天道之生萬物；己成務，則知天道之成四時；己樂善，則知天道之與善人，安用窺牖而後見天道哉。夫不行而能察知人情，不見而能名天道；不為而成至治，反推身心故也。

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

為學日益，

不知道而務學，聞見日多，而無以一之，未免為學者也。孔子曰：多聞，擇其善者而從之。多見而識之，知之次也。

為道日損。

苟一日知道，顧視萬物，無一非妄，去妄以求復性，而性復實無幾。孔子謂子貢曰：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？曰：然，非與？曰：非也，予一以貫之。

損之又損之，以至於無為，無為而無不為。

去妄以求復性，可謂損矣，而去妄之心猶存，及其兼忘此心，性純而無餘，然後無所不為，而不失於無為矣。損之在漸，初損損迹，又損損心，心迹俱忘，以至無為。

故取天下常以無事，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

人皆有欲取天下之心，故造事而求之。心見於外而物惡之，故終不可得。聖人無為，故無事，其心見於外而物安之，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。

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

聖人無常心，以百姓心為心。善者，吾善之；不善者，吾亦善之，德者，信者，吾信之；不信者，吾亦信之，德信。

虛空無形，因萬物之形以為形，在方為方，在圓為圓。如使虛空自有形則何以形萬物哉。是以聖人無心，因百姓之心以為心，無善不善皆善之，無信不信皆信之。善不善在彼，而吾之所以善之者，未嘗渝也，可謂德善矣。信不信在彼，而吾之所以信之者，未嘗變也，可謂德信矣。不然，善善而棄不善，信信而棄不信，豈所謂常善救人，故無棄人哉。

聖人之在天下，惴惴為天下渾其心，百姓皆注其耳目，聖人皆孩之。

天下善惡信偽，方各自是，以相非相賊，不知所定，聖人憂之，故惴惴為天下渾其心，無善惡，無信偽，皆以一待之。彼方注其耳目，以觀聖人之予奪，而吾一以嬰兒遇之，於善無所喜，於惡無所嫉，夫是以善者不矜，而惡者不怒，釋然皆化，而天下始定矣。葉曰：聖人之在天下，在而不治也。

出生入死章第五十

出生入死，

性無生死，出而為生，入而為死。

生之徒十有三，死之徒十有三，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。

用物取精以自滋養者，生之徒也。聲色臭味以自戕賊者，死之徒也。

二者既分生死之道矣，吾又知作而不知休，知言而不知默，知思而不知忘，以趣於盡，則所謂動而之死地者也。生死之道以十言之，三者各居其三矣。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死之道一而已乎？不生不死，則《易》所謂寂然不動者也。老子言其九，不言其一，使人自得之，以寄無思無為之妙也。政和曰：與死生為徒者，固未免夫與責生而背理，忘生而徇利。凡民之生，動之死地，則其生也，與死奚擇？

夫何故？以其生生之厚。

有生則有死，故生之徒則死之徒也。人之所賴於生者厚，則死之道常十九

。

蓋聞善攝生者，陸行不遇兇虎，入軍不被甲兵。兇無所投其角，虎無所措其爪，兵無所容其刃。夫何故？以其無死地。

至人常在不生不死中，生地且無，焉有死地哉。

道生之章第五十一

道生之，德畜之，物形之，勢成之。

道者萬物之母，故生萬物者道也。及其運而為德，牧養群眾而不辭，故畜萬物者，德也。然而道德則不能自形，因物而形見，物不能自成。遠近相取，剛柔相交，積而為勢，而興亡治亂之變成矣。

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。

形雖由物，成雖由勢，而非道不生，非德不畜。是以尊道而貴德，尊如父母，貴如侯王，道無位而德有名故也。

道之尊，德之貴，夫莫之爵而常自然。

恃爵而後尊貴者，非實尊貴也。

故道生之畜之，長之育之，成之熟之，養之覆之。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

光曰：道若恃宰，則道外有物，非玄德也。陸曰：載營魄章言人同於道德，此章言道德同於人。

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

天下有始，以為天下母。

無名，天地之始；有名，萬物之母。道方無名，則物之所資始也；及其有名，則物之所實生也。故既謂之始，又謂之母，其子則萬物也。

既得其母，以知其子。既知其子，復守其母，沒身不殆。

聖人體道以用物，譬如以母知子，了然無不察也。雖其智能周之，然而未嘗以物忘道，故終守其母也。

塞其兌，閉其門，終身不勤；開其兌，濟其事，終身不救。

天下皆具此道，然常患忘道而徇物。目悅於色，耳悅於聲，開其悅之之心 #1，而以其事濟之，是以終身陷溺而不能救。夫聖人之所以終身不勤者，唯塞而閉之，未嘗出徇之也。

見小曰明，

悅之為害，始小而浸大。知小而將大，塞而閉之，可謂明矣。

守柔曰強。

趣其所悅而不願，自以為強，而非強也。唯見悅而知畏之者，可謂強也。

用其光，復歸其明，無遺身殃，是謂襲常。

世人開其所悅，以身徇物，往而不反。聖人塞而閉之，非絕物也，以神應物，用其光而已身不與也。夫耳之能聽，目之能視，鼻之能嗅，口之能嘗，身之能觸，心之能思，皆所謂光也。蓋光與物接，物有至而明無損，是以應萬變而不窮，殃不及於其身，故其常性湛然相襲而不絕也。政和曰：明者，光之體；光者，明之用。

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

使我介然有知，行於大道，唯施是畏。

體道者，無知無行，無所施設，而物自化。今介然有知，而行於大道，則所施設建立非其自然，有足畏者矣。肇曰：有所知則有所不知，聖心無知，故無所不知。小知，大知之賊也。

大道甚夷，民甚好徑。

大道甚夷易，無有險阻，世之不知者，以為迂緩，而好徑以求捷。故凡舍其自然而有所施設者，皆欲速者也。

朝甚除，田甚蕪，倉甚虛。服文彩，帶利劍，厭飲食，財貨有餘，是謂盜誇。非道也哉。

俗人昭昭，我獨若昏；俗人察察，我獨悶悶。豈復飾末廢本，以施設為事

，誇以誨盜哉。

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

善建者不拔，善抱者不脫，子孫祭祀不輟。

世豈有建而不拔，抱而不脫者乎？惟聖人知性之真，審物之妄，損物而修身，其德充積。實無所立，而其建有不可拔者；實無所執，而其無有不可脫者。故至其子孫，猶以祭祀不輟也。

修之身，其德乃真；修之家，其德乃餘；修之鄉，其德乃長；修之國，其德乃豐；修之天下，其德乃普。

明身既修，推其餘以及外，雖至於治天下可也。

故以身觀身，以家觀家，以鄉觀鄉，以國觀國，以天下觀天下。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？以此。

天地外者，世俗所不見矣，然其理可推而知也。修身之至，以身觀身，以家觀家，以鄉觀鄉，以國觀國，皆吾之所及知也。然安知聖人以天下觀天下，不若吾之以身觀身乎？豈身可以身觀，而天下獨不可以身觀乎？故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，以此。言亦以身知之耳。陸曰：善建者以道鎮國本，則深根固蒂而不可拔；善抱者以德懷民心，則無繩約而不可解。而子孫享祚長久，祭祀不輟。下文修之身下，其拖轉大，以身觀身，以至天下，有常然之哩，不出戶而知也。

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

含德之厚，比於赤子。

老子之言道德，每以嬰兒況之者，皆言其體而已，未及其用也。今夫嬰兒泊然無歌，其體之者至矣，然嬰兒物來而不知應，故未可以無用也。

毒蟲不螫，猛獸不據，攫鳥不搏。

道無形體，物莫得而見也，況可得而傷之乎。人之所以至於有形者，由其有心也，故有心而後有形，有形而後有敵，敵立而後傷之者至矣。無心之人，物與敵者，曷由傷之。夫赤子之所以至此者，唯無心也。

骨弱筋柔而握固，未知牝牡之合而慍作，精之至。

無執而自握，無欲而自作，是知其精有餘而非心也。

終日號而啞不嘎，和之至。

心動則氣傷，氣傷則號而哽。終日號而不哽，是以知其心不動而氣和也。

知和曰常，

和者，不以外傷內也。復命曰常，遇物而知其本也。知和曰常，得本而應萬物也。其實一道也，故皆謂之常。

知常曰明，益生曰祥，

生不可益而欲益之，則非其正矣。祥，妖也。

心使氣曰強。

氣惡妄作而又以心使之，則強梁甚矣。

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，不道早已。

益生使氣不能聽其自然，日入於剛強而老從之，則失赤子之性矣。

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

知者不言，言有不知。塞其兌，閉其門，挫其銳，解其忿，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是謂玄同。

道非言說，亦不離言說，然能知者未必言，能言者未必知。唯塞兌閉門，挫銳解忿，和光同塵，以治其內者，默然不言而與道同矣。光曰：知者不言，言而不言，實在忘言。言者不知，目擊未當，況言議乎。體道絕待，不得所同之迹曰玄同。司馬曰：鋒角猛露，道所惡也；事為煩亂，道所鄙也；輝華顯赫，道所敗也；污辱卑下，道所貴也。

故不可得而親，不可得而疏，不可得而利，不可得而害，不可得而貴，不可得而賤，故為天下貴。

可得而親則可得而疏，可得而利則可得而害，可得而貴則可得而賤。體道者，均覆萬物，而孰為親疏？等視逆順，而孰為利害？不知榮辱，而孰為貴賤？情計之所不及，此所以為天下貴也。

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

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，以無事取天下。

古之聖人柔遠能邇，無意於用兵，唯不得已，然後有征伐之事，故以治國為正，以用兵為奇。雖然，此亦未足以取天下，天下神器，不可為也。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，唯體道者廓然無事，雖不足以取天下，而天下歸之矣。

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？以此。天下多忌諱，而民彌貧。

人主多忌諱，下情不上達，則民貧而無告矣。

民多利器，國家滋昏。

利器，權謀也。明君在上，常使民無知無欲。民多權謀，則其上眩而昏矣。

人多伎巧，奇物滋起。

人不敦本業而趨末伎，則非常無益之物作矣。

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。

患人之詐偽，而多為法令以勝之。民無所措手足，則日增於盜賊矣。

故聖人云：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無欲而民自樸。

其正悶悶章第五十八

其政悶悶，其民淳淳；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。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。孰知其極，其無正邪？正復為奇，善復為妖。民之迷。其日固久。

天地之大，世俗之見，有所而不知也。蓋福倚於禍，禍伏於福，譬如晝夜寒暑之相代。正之為奇，善之為妖，譬如老稚生死之相繼。未始有正，而迷者不知也。夫惟聖人出於萬物之表，而覽其終始，得其大全而遺其小察，視之悶悶若無所明，而其民淳淳各全其性矣。若夫世之人不知道之全體，以耳目之所知為至矣。彼方且自以為福，而不知禍之伏於其後；方且自以為善，而不知妖之起於其中。區區以察為明，至於察甚傷物，而不悟其非也，可不哀哉。

是以聖人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劓，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。

知小察之不能盡物，是以雖能方能廉，能直能光，而不用其能，恐其陷於一偏而不反也，此則世俗所謂悶悶也。政和曰：方者介於辯物，廉者矜於自潔，直而肆則凌物之態生，光而耀則揚行之患至。知而不用其能者，其惟聖人乎。

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三竟

#1 開：原本作『聞』，據小萬本改。

道德真經集解卷之四

趙學士集解

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

治人事天，莫若嗇。夫惟嗇，是謂早服。早服謂之重積德。重積德則無不克，無不克則莫知其極，莫知其極可以有國。有國之母，可以長久。

凡物方則割，廉則劓 #1 直則肆，光則耀。惟聖人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劓，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，此所謂嗇也。夫嗇者，有而不用者也。世患無以服人，苟誠有而能嗇，雖未嘗與物較，而物知其非不能也，則其服之早矣。物既以服，斂藏其用，而至於投身終不試，則德重積矣。德積既厚，雖天下之剛強無不能克，則物莫測與量矣，如此而後可以有國。彼世之小人，有尺寸之柄而輕用之，一試不服，天下測其深淺而爭犯之，雖欲保其國家而不可得也。吾是以知嗇之可以有國，則有國之母也。

是謂深根固蒂，長生久視之道。

孟子曰：盡其心，養其性，所以事天也。以嗇治人，則可以有國者是也。以嗇事天，則深根固蒂者是也。古之聖人保其性命之常，不以外耗內，則根深而不可拔，蒂固而不可脫，雖以長生久視可也。蓋治人事天，雖有內外之異，而莫若嗇則一也。

治大國章第六十

治大國，若烹小鮮。

烹小鮮者，不可撓，治大國者不可煩。煩則人勞，撓則魚爛。

以道蒞天下，其鬼不神。

聖人無為，使人各安其自然，外無所求，內無所畏，則物莫能侵，雖鬼無所用其神矣。陸曰：聖人以道蒞天下，天地之和應，寒暑變化，生成而已，當是之時，鬼無靈響，何神之有。

非其鬼不神，其神不傷人。非其神不傷人，聖人亦不傷人。

非其鬼之不神，亦有神而不傷人耳。非神之不傷人，聖人亦未嘗傷人，故鬼無能為耳。葉曰：聖人亦不傷人，以下文德交歸焉考之，人當為神。

夫兩不相傷，故德交歸焉。

人鬼之所以不相傷者，由上有聖人耳，故德交歸焉。人歸德於神，亦歸德於聖人。

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

大國者下流，

天下之歸大國，猶眾水之趨下流也。

天下之交，天下之牝。牝常以靜勝牡，以靜為下。

眾動之赴靜，猶眾高之赴下者也。

故大國以下小國，則取小國；小國以下大國，則取大國。

大國能下，則小國附之。小國能下，則大國納之。

故或下以取，或下而取。

大國下以取人，小國下而取於人。言大之於下，宜若可以無下而下之者，以取於人也。言小之於大，不得不下而取之也。

大國不過欲兼畜人，小國不過欲入事人，兩者各得其所，故大者宜為下。

。

政和曰：天道下濟而光明，故無不覆；地道卑而上行，故能承天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故大者宜為下。

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

道者萬物之奧，善人之寶，不善人之所保。美言可以市，尊行可以加人。人之不善，何棄之有。

凡物之見於外者，皆其門堂也。道之在物，譬如之奧，物皆有之，而人莫之見耳。夫惟賢者得而有之，故曰善人之寶。愚者雖不能有，然而非道則不能安也，故曰不善人之所保。蓋道不遠人，而人則遠之。今誠有人美言之，則可以為市於世；尊行之，則可以加於人矣。朝為不義而夕聞大道，妄盡而性復，雖欲指其不善，不可得也，而又安可棄之哉。

故立天子，置三公，雖有拱璧以先駟馬，不如坐進此道。

立天子，置三公，將以此道救人耳。雖有拱璧之貴，以先駟馬之良而進，不如坐進此道之多也。

古之所以貴此道者，不曰求以得，有罪以免邪？故為天下貴。

道本在我，人患不求，求則得之矣。道無功罪，人患不知，知則無罪不能污也。

為無為章第六十三

為無為，事無事，味無味。大小多少，報怨以德。

聖人為無為，故無所不為；事無事，故無所不事；味無味，故無所不味。其於大小多少，一以道遇之而已。蓋人情之所不忘者，怨也。然及其愛惡之情忘，則雖報怨猶報以德也，則知無所不用其德也。

圖難於其易，為大於其細。天下難事，必作於易；天下大事，必作於細。是以聖人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夫輕諾必寡信，多易必多難。是以聖人猶難之，故終無難。

世之人莫不畏大而侮小，難多而易少。至於難而後圖，大而後為，則事常不濟矣。聖人齊小大，一多少，無所不畏，無所不難，而安有不濟者哉。

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

其安易持，其未兆易謀，其脆易破，其微易散。為之於未有，治之於未亂

。

方其未有，持而謀之，足矣。及其將然，非泮而散之不去也，然猶愈於既成也。故為之於未有者，上也；治之於未亂者，次也。

合抱之木，生於毫末；九層之臺，起於累土；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，無執故無失。

治亂禍福之來，皆如彼三者積小以成大。聖人待之以無為，守之以無執，故能使福、自生，使禍自亡。譬如種苗，深耕而厚耔之，及秋自穰。譬如被盜，危坐而熟視之，盜將自却。世人不知物之自然，以為非為不成，非執不留，故常與禍爭勝，與福生贅，是以禍至於不救，福至於不成，蓋其理然也。

民之從事，常於幾成而敗之。慎終如始，則無敗事。

聖人知有為之害，不以人助天，始終皆因其自然#2，故無不成者。世人心存於得喪，萬事之微，猶有不知而聽其自然者。及見其幾成而重失之#3，則未有不以為敗之者。故曰慎終如始，則無敗事。

是以聖人欲不欲，不貴難得之貨；學不學，復眾人之所過。以輔萬物之自然，而不敢為。

人皆徇其所欲以害物，信其所學以害理。聖人非無欲也，欲而不欲，故雖

欲而不害於物。非無學也，學而不學，故雖學而不害於理。然後內外空明，廓然無為，可以輔萬物之自然，而待其自成矣。

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

古之善為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將以愚之。

古之所謂智者，知道之大全，而覽於物之終始，故足貴也。凡民不足以知此，而溺於小智，以察為明，則智之害多矣。故聖人以道治民，非以明之，將以愚之耳。蓋使無知無欲，而聽其上之所為，則雖有過亦小矣。

民之難治，以其智多。故以智治國，國之賊；

吾以智御人，人亦以智應之，而上下交相賊矣。

不以智治國，國之福。知此兩者亦楷式，能知楷式，是謂玄德。玄德深矣，遠矣，與物反矣，然後乃至大順。

吾之所貴者，德也。物之所貴者，智也。德與智固相反，然智之所順者小，而德之所順者大矣。葉曰：以智治國，國之賊；不以智治國，國之福。然是足以為楷式，而非道也，故謂之玄德。積玄德而至深且遠，則近乎本，而與物反，夫然後各安其性命之情，是以謂之大順。

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

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為百谷王。是以聖人欲上人，以其言下之，欲先人，以其身後之。

聖人非欲上人，非欲先人也。蓋下之後之，其道不得不上且先耳。

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，處前而人不害。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。以其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

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

天下皆謂我道大，似不肖。夫唯大，故似不肖。若肖久矣，其細也夫。

夫道曠然無形，頽然無名，充遍萬物，而與物無一相似，此其所以為大也。若似於物，則亦一物矣，何足大哉。

我有三寶，保而持之：一曰慈，二曰儉，三曰不敢為天下先。

道以不似物為大，故其運而為德，則亦悶然以鈍為利，以退為進，不合於世俗。今夫世俗貴勇敢，尚廣大，夸進銳，而吾之所寶，則慈忍儉約廉退，此三者皆世俗所謂不肖者也。

夫慈故能勇，

世以勇決為賢，而以慈忍為不及，是不知勇決之易挫，而慈忍之不可勝，其終必至於勇也。

儉故能廣，

世以廣大蓋物，而以儉約為陋，不知廣大之易窮，而儉約之易足，其終必

至於廣也。

不敢為天下先，故能成器長。

世以進銳為能，而以不敢先為恥，不知進銳之多惡於人，而不敢先之樂推於世，其終卒為器長也。蓋樸散則為器，聖人用之則為官長，自樸成器，始有屬其長矣。

今捨其慈且勇，捨其儉且廣，捨其後且先，死矣。

勇廣先三者，人之所共疾也。為眾所疾，故嘗近於死。

夫慈，以戰則勝，以守則固。天將救之，以慈衛之。

以慈御物，物之愛之如己父母，雖為之效死而不辭，故可以戰，可以守。天之將救是人也，則開其心志，使之無所不慈，則皆為之衛矣。趙曰：老氏之道大，心困焉而不能知，口辟焉而不能言者是也，世俗何足以知之。聊舉是三者，以為世教，一經之中十居七八。戒用兵者五章，戒驕者一章，戒奢崇儉者三章，柔弱不爭者十五章。又於其中以慈為首，天將救是人也，付之以慈，所謂天誘其衷是也。天將棄是人也，付之以惡，所謂天奪其魄是也。

善為士章第六十八

善為士者不武，

士當以武為本，行之以怯，若以武行武則死矣。

善戰者不怒，

聖人不得已而後戰，若出於怒，是以我故殺人，天必殃之。

善勝敵者不爭，

以吾不爭，故能勝彼之鉦。若出於爭，則未必能勝矣。

善用人者為之下。

人皆有相尚之心，故莫能相為用。誠能下之，則天下皆吾用也。

是謂不爭德，是謂用人之力，是謂配天，古之極。

趙曰：可以配天，古之至極要道。

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

用兵有言：

老氏痛當世用兵，以殺為本，故舉古之軍志以明不得已之徵。

吾不敢為主，而為客，

主，造事者也。客，應敵者也。

不敢進寸而退尺。

進者，有意於爭者也。退者，無意於爭者也。

是謂行無行，

無意於爭，雖用兵與不用均也 # 4。不與物爭，與無行同，

攘無臂，仍無敵，執無兵。

苟無意於爭，則雖在軍旅，如無臂可攘，無敵可因，無兵可執，安有用兵之咎耶。葉曰：大司馬之法曰：伐者，以鍾鼓聲其罪而告之，止於境上，服其罪則已，不必於進也。故進以寸則常寡，退以尺則常多。此雖行而若無行也
#5，雖攘而若無臂也，不見可敵若無仍也，雖執之若無兵也。

禍莫大於輕敵，輕敵則幾喪吾寶。

聖人以慈為寶。輕敵則輕戰，輕戰則輕殺人，喪其所以為慈矣。

故抗兵相加，哀者勝矣。

兩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，則有哀心。哀心見而天人助之，雖欲不勝，不可得矣。

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

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。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。

道之大，復性而足，而性之妙見於起居飲食之間耳。聖人指此以示人，豈不易知乎。人能體此以應物，豈不易行乎。然世之常患日用而不知，知且不能，而況行之乎。

言有宗，事有君。夫惟無知，是以不我知。

言者，道之筌也。事者，道之迹也。使道可以言盡，則聽言而足矣；可以事見，則考事而足矣。惟言不能盡，事不能見，非捨言而求其宗，遺事而求其君，不可得也。蓋古之聖人，無思無為，而有漠然不自知者存焉，此則思慮之所不及，是以終莫吾知也。

知我者希，則我者貴。

眾人之所能知，亦不足貴矣。

是以聖人被褐懷玉。

聖人外與人同，而中獨異耳。趙曰：此章起下章知不知之意。夫惟無知，非如木石之無知也。道不可以知知識識，泯視聽，絕情量而已。夫道固非窈冥昏默之，然自窈冥昏默而入，此豈世俗所能知哉。世雖不知，獨體道者外晦而內貞，不亦可貴乎？

知不知章第七十一

知不知上，不知知病。

道非思慮之所及，故不可知。然方其未知，則非知無以入也，及其既知而存知，則病矣。故知而不知上也，不知而知病也。光曰：道不屬知，不屬不知。知是妄覺，不知是無計，然知道了反如不知，則終日知而知不涉緣，即為保道之真，知故尚矣。未明其道，從無立知，穿鑿涉緣，故病。呂曰：道之為體，不知而能知者也。知其不知，而以不知知之，知之至也。雖知其不知，而以

知知之，其心庸詎寧乎病矣#6。

夫惟病病，是以不病。

既不可以不知，又不可以知。惟知知之為病者，久而病自去矣。

聖人不病，以其病病，是以不病。

趙曰：《楞嚴》云：知見無見，即知不知，上也。知見立知，即不知知，病也。故知其不可知者而存知，則病矣。夫惟病可知之病，久而病自亡矣。聖人本無妄知之病，以其病眾人之病，權立知以去其知之病，是以雖立知而不為病矣。呂曰：夫惟知知之為病而病之，則反乎無知，而知不足以病之矣。故曰夫惟病病，是以不病。南伯子綦曰：我悲人之自喪者，吾又悲夫悲人者，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，其後而日遠矣。若子綦一謂病病矣。

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

民不畏威，則大畏至。

夫性自有威，高明光大，赫然物莫能加，此所謂大威也。人常患溺於眾妄，畏生死而憚得喪，萬物之威雜然棄之，終身惴慄之不暇，雖有大威而不自知也。苟誠知之，一生死，齊得喪，坦然無怖畏，則大威燁然見於前矣。

無狹其所居，無厭其所生。夫惟不厭，是以不厭。

性之大，可以包絡天地。彼不知者，以四支九竅為己守也，守之而不厭，是以見不出視，聞不出聽，叢然其甚陋也。故教之曰：無狹其所居。彼知之者，知性之大而吾生之狹也，則愀然厭之，欲脫而不得，不知有厭有慕之方囿於物也。故教之曰：無厭其所生。夫唯聖人不狹不厭，而與人同生，而與道同居，無廣狹淨穢之辯，既不厭生，而後知生之無可厭也。陸曰：心者，神之舍。無以嗜欲褻之，則不狹矣。神者，形所以生。無以多事擾之，則不厭矣。人不厭神#7，神亦不厭人，樂天矣。詩云：亦莫戀此名，亦莫厭此身。

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，自愛不自貴，故去彼取此。

聖人雖自知之，而不自見以示人；雖自愛之，而不自貴以眩人，恐人之有厭有慕也。厭慕之心未忘，則猶有畏也，畏去而後大威至矣。雋曰：自知則明於性而不為妄，自見則矜伐，自愛則保其身而不為非，自貴則賤物。

勇於敢章第七十三

勇於敢則殺，勇於不敢則活。知此兩者，或利或害。天之所惡，孰知其故？是以聖人猶難之。

勇於敢則死，勇於不敢則生，此物理之大常也。然而敢者或以得生，不敢者或以得死，世遂僥倖其或然，而怒其常理。夫天道之遠，其有一或然者，孰知其好惡無從來哉？故雖聖人，猶以常為正，其於勇敢未嘗不難之。列子曰：迎天意，揣利害，不知其已。患天道之難知，是以歷陳之也。

天之道，不爭而善勝，
不與物爭於一時，要於終勝而已。

不言而善應，

孔子曰：天何言哉？四時行焉，萬物生焉，未有求而不應者也。

不召而自來，

神之格思，不可度思，矧可射思，此又誰召之哉。

緘然而善謀。

緘然舒緩，若無所營，而其謀度非人之所及也。

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。

世人其目觀天，見其一曲而不睹其大全。有以善而得禍，惡而得福者，未有不疑天網之疏而多失也。唯能要其終始而盡其變化 #8，然後知恢恢廣大，雖疏而不失也。

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

民常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。

政乖刑重，民無所措手足，則常不畏死。雖以死懼之，無益也。

若使人常畏死，而為奇者，吾得執而殺之，孰敢？

民安於政，常樂生畏死，然後執其詭異亂羣者而殺之，孰有不服哉。開元曰：為奇詐者，假令吾勢得執而殺，孰敢即殺，以天網不失其殺者也。

常有司殺者殺。

司殺者，天也。方世之治，而詭兵亂群之人，恣行於其間，則天之所棄也。天之所棄而吾殺之，則是天殺之而非我也。

夫代司殺者殺，是代大匠斲。夫代大匠斲，希有不傷其手矣。

非天之所殺而吾自殺之，是代司殺者殺也。代大匠斲，則傷其手，代司殺者殺，則及其身矣。趙曰：善乎楚靈王之言曰：予殺人子多矣，能無及乎。以天道好還，此嗜殺人者之戒也。秦毒痛天下，固不足道，以疑似而殺李君羨，以猜忌而殺王景文，此豈天道也哉。若漢唐諸賢，謀誅宦豎，宦豎之罪誠大矣。天未老其惡，故有代大匠斲傷手之禍，又況肆行殺戮者哉？鮮不及矣。然惡不可長，幸不可恃。楚漢之戰，五季之亂，其所誅屠夷滅者，十室而九，亦天殺之也，為惡者可無懼乎。

民之飢章第七十五

民之飢，以其上食稅之多，是以飢。民之難治，以其上之有為，是以難治。人之輕死，以其求生之厚，是以輕死。

上以有為導民，民亦以有為應之，故事多而難治。上以利欲先民，民亦爭厚其生，故雖死而求利不厭。

夫惟無以生為者，是賢於貴生。

貴生之口祕至於之口。惟無以生為而生自全矣。趙曰：此章皆言上章口唯無以厚生為者民口口輕死。何以貴生然。

民之生章第七十六

民之生也柔弱，其死也堅強。草木之生也柔脆，其死也枯槁。故堅強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。

冲氣在焉，則體無堅強之病。至理在焉，則事無堅強之累。

是以兵強則不勝，

兵以義勝者，非強也。強而不義，其敗必速。

木強則共。

木自拱把以上必伐矣。

強大處下，柔弱處上。

物之常理，精者在上，粗者在下。其精必柔弱，其粗必強大。

天之道章第七十七

天之道，其猶張弓乎。

張弓上筋，弛弓上角，故以況天之張高舉下。

高者抑之，下者舉之；有餘者損之，不足者補之。天之道，損有餘補不足。人之道不然，損不足以奉有餘。

天無私，故均。人多私，故不均者。

孰能有餘以奉天下？唯有道者。

有道者贍足萬物而不辭，既以為人已愈有，既以與人已愈多，非有道者無以堪此。

是以聖人為而不恃，功成不處，其不欲見賢耶？

為而恃，成而處，則賢見於世。賢見於世，則是以有餘自奉也。

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

天下柔弱莫過於水，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，其無以易之。故柔勝剛，弱勝強，天下莫不知，莫能行。是以聖人言：受國之垢，是謂社稷主；受國之不祥，是謂天下王。正言若反。

正言合道而反俗，俗以受垢為辱，受不祥為殃故也。

和大怨章第七十九

和大怨，必有餘怨，安可以為善。

夫怨生於妄，而妄出於性，知性者不見諸妄，而又何怨乎？今不知除其本而欲和其末，故外雖和，而內未忘也。

是以聖人執左契，而不責於人。故有德司契，無德司徹。

契之有左右，所以為信而息爭者也。聖人與人均有是性，人方以妄為常，馳驚於爭奪之場，而不知性之未始少妄也。是以聖人以其性示人，使之除妄以復性，待其妄盡而性復，未有不廓然自得，如右契之合左契，不待責之而自服也#9。然則雖有大怨懟，將渙然冰釋，知其本非有矣，而安用利之。彼無德者，乃欲人人而通之，則亦勞而無功矣。雩曰：左契取於人，右契取人。左契乃受責者所執，與之而已。

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。

天道無私，惟善人則與之。契之無私亦猶是也，惟合者則得之矣。葉曰：有來干我，知持吾信以待之而已，彼當償則吾不知也。夫然後能當天下之求而未嘗勞，茲不亦如天之無親而惟善人之與乎？

小國寡民章第八十

小國寡民，

老子生於衰周，文勝俗弊，將以無為救之。故於其書之終，言其所志，願得小國寡民，以試焉而不可得耳。

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，使民重死而不遠徙。

民各安其分，則小有才者不用於世。什伯之器，則材堪什夫伯夫之長者也。樂生故重死，安之故不遠徙。

雖有舟輿，無所乘之；雖有甲兵，無所陳之；使民復結繩而用之。

事少民樸，雖結繩足矣。

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樂其俗。

內足外無所慕，故以其所有為美，以其所處為樂，而不復求也。

鄰國相望，雞犬之音相聞，民至老死不相往來。

民物繁夥而不相求，則彼此皆足故也。

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

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。

信則為實而已，故不必美。美則為觀而已，故不必信。

善者不辯，辯者不善。

以善為主則不求辯，以辯為主則未必善。

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。

有一以貫之，則無所用博學。博學而日益者，未必知道也。

聖人無積，既以為人已愈有，既以與人已愈多。

聖人抱一而已，他無所積也。然施其所能以為人，推其所有以與人，人有盡而一無者，然後知一之貴也。政和曰：善貸且成，而未嘗費我，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。

天之道利而不害，聖人之道為而不爭。

勢可以利人，則可以害人矣；力足以為之，則足以爭之矣。能利能害而未嘗害，能為能爭而未嘗爭，此天與聖人所以大過人，而為萬物宗者也。凡此皆老子之所以為書，與其所以為道之大略也，故於終篇復言之。趙曰：莊子言老氏以有積為不足，無藏為有餘。言聖人之道如海，酌之而不竭，挹之而愈深，故既以為人已愈有，既以與人已愈多。此莊子所謂天府，佛氏所謂無盡藏也。終篇繼之以天道者，明此道同天也。

道德真經集解卷之四竟

#1 劇：原本作『穢』，據小萬本改。又此下原注有『趙定作劇居衛反』七字，現刪。

#2 終：原本作『經』，據小萬本改。

#3 重：原本作『種』，據小萬本改。

#4 雖用兵：『用』字原脫，據小萬本加。

#5 若無行也：『若』字原脫，據小萬本加。

#6 寧乎病矣：此句後原衍『夫惟知知之為病反乎無知而知而知不足以病之矣』二十一字，據小萬本刪。

#7 不：原本作『亦』，據小萬本改。

#8 要其終始：『其』原本作『欲』，據小萬本改。

#9 責之：原本作『貴之』，據小萬本改。